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

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，府、縣都告輸了，司裏又不理，只得飛奔到京，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，到部裏告狀。一直來到京師，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。大著膽，竟寫一個「眷姻晚生」的帖，門上去投。長班傳進帖，周司業心裏疑惑，並沒有這個親戚。正在沉吟，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，光頭名字，沒有稱呼，上面寫著「范進」。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，如今中了，來京會試，更叫快請進來。范進進來，口稱恩師，叩謝不已。周司業雙手扶起，讓他坐下，開口就問：「賢契同鄉，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麼？他方纔拿姻家帖子來拜學生，長班問他，說是廣東人。學生卻不曾有這門親戚。」范進道：「方纔門人見過，他是高要縣人，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。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？」周司業道：「雖是同姓，卻不曾序過。這等看起來，不相干了。」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：「你去向那嚴貢主說，衙門有公事，不便請見，尊帖也帶了回去罷。」長班應諾回去了。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：「學生前科看廣東榜，知道賢契高發，滿望來京相晤，不想何以遲至今科？」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。周司業不勝嘆息，說道：「賢契績學有素，雖然耽遲幾年，這次南宮一定入選。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，人人都欲致之門下。你只在寓靜坐，揣摩精熟。若有些須缺少費用，學生這裏還可相幫。」范進道：「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。」又說了許多話，留著喫了飯，相別去了。

會試已畢，范進果然中了進士。授職部屬，考選御史。數年之後，欽點山東學道，命下之日，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。周司業道：「山東雖是我故鄉，我卻也沒有甚事相煩；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，鄉下有個學生，叫做荀玫，那時纔得七歲，這又過了十多年，想也長成人了。他是個務農的人家，不知可讀得成書，若是還在應考，賢契留意看看。果有一線之明，推情拔了他，也了我一番心願。」范進聽了，專記在心，去往山東到任。考事行了大半年，纔按臨兗州府，生童共是三棚，就把這件事忘斷了。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，頭一晚纔想起來，說道：「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！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，我怎麼並不照應？大意極了！」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，全然沒有。隨即在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，對著名字、坐號，一個一個的細查。查遍了六百多卷子，並不見有個荀玫的卷子。學道心裏煩悶道：「難道他不曾考？」又慮著：「若是有在裏面，我查不到，將來怎樣見老師？還要細查，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。」一會同幕客們喫酒，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。眾幕賓也替疑猜不定。

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蓬景玉說道：「老先生，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。數年前，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，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。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：『四川如蘇軾的文章，是該考六等的了。』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，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，再會見何老先生，說：『學生在四川三年，到處細查，並不見蘇軾來考。想是臨場規避了。』」說罷，將袖子掩了口笑；又道：「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？」范學道是個老實人，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，只愁著眉道：「蘇軾既文章不好，查不著也罷了，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，查不著，不好意思的。」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：「是汶上縣？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？或者文字好，前日已取了，也不可不知。」學道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，頭一卷就是荀玫。學道看罷，不覺喜逐顏開，一天愁都沒有了。

次早發出案來，傳齊生童發落。先是生員。一等、二等、三等都發落過了，傳進四等來。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，跪著閱過卷。學道作色道：「做秀才的人，文章是本業，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！平日不守本分，多事可知！本該考居極等，姑且從寬，取過戒訪來，照例責罰！」梅玖告道：「生員那一日有病，故此文字糊塗。求大老爺格外開恩！」學道道：「朝廷功令，本道也做不得主。左右！將他扯上凳去，照例責罰！」說著，學裏面一個門斗已將他拖在凳上。梅玖急了，哀告道：「大老爺！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！」學道道：「你先生是那一個？」梅玖道：「現任國子監司業周賁軒先生，諱進的，便是生員的業師。」范學道道：「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；也罷，權且免打。」門斗把他放起來，上來跪下。學道吩咐道：「你既出周老師門下，更該用心讀書。像你做出這樣文章，豈不有玷門牆桃李！此後須要洗心改過。本道來科考時，訪知你若再如此，斷不能恕了！」喝聲：「趕將出去！」

傳進新進儒童來。到汶上縣，頭一名點著荀玫，人叢裏一個清秀少年上來接卷，學道問道：「你和方纔這梅玖是同門麼？」荀玫不懂這句話，答應不出來。學道又道：「你可是周賁軒老師的門生？」荀玫道：「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。」學道道：「是了，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。因出京之時，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，不想暗中摸索，你已經取在第一。似這少年才俊，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。此後用心讀書，頗可上進。」荀玫跪下謝了。候眾人閱過卷，鼓吹送了出去，學道退堂掩門。

荀玫纔走出來，恰好遇著梅玖還站在轅門外，荀玫忍不住問道：「梅先生，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？」梅玖道：「你後生家那裏知道？想著我從先生時，你還不曾出世！先生那日在城裏教書，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。後來下鄉來，你們上學，我已是進過了，所以你不曉得。先生最喜歡我的，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，就是有些不合規矩。方纔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，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，一絲也不得差。你可知道，學臺何難把俺考在三等中間，只是不得發落，不能見面了；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，以便當堂發落，說出周先生的話，明實個情。所以把你進個案首，也是為此。俺們做文章的人，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，不可忽略過了。」兩人說著閒話，到了下處。次日送過宗師，僱牲口，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。

此時荀老爹已經沒了，只有母親在堂。荀玫拜見母親，母親歡喜道：「自你爹去世，年歲不好，家裏田地，漸漸也花費了；而今得你進個學，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。」申祥甫也老了，拄著拐杖來賀喜，就同梅三相商議，集上約會分子，替荀玫賀學，湊了二三十吊錢。荀家管待眾人，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。

那日早晨，梅玖、荀玫先到，和尚接著。兩人先拜了佛，同和尚施禮。和尚道：「恭喜荀小相公，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，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，做多少佛面上的事，廣積陰功。那怕你在這裏上學時還小哩，頭上扎著抓角兒。」又指與二位道：「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？」二人看時，一張供桌、香爐、燭臺，供著個金字牌位，上寫道：「賜進士出身，廣東提學御史，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」。左邊一行小字，寫：「公諱進，字賁軒，邑人」；右邊一行小字：「薛家集里人，觀音庵僧人，同供奉」。兩人見是老師的位，恭恭敬敬，同拜了幾拜。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，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，見兩扇門開著，臨了水次，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，這邊長出些來。看那三間屋，用蘆席隔著，而今不做學堂了。左邊一間，住著一個江西先生，門口貼著「江右陳和甫仙舛神數」。那江西先生不在家，房門關著。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，紅紙都久已貼白了，上面十個字是：「正身以俟時；守己而律物。」梅玖指著向和尚道：「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，你不該貼在這裏，拿些水噴了，揭下來裱一裱，收著纔是。」和尚應諾，連忙用水揭下。弄了一會，申祥甫領著眾人到齊了。喫了一日酒纔散。

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，買了幾石米；剩下的，留與荀玫做鄉試盤費。次年錄科，又取了第一。果然英雄出於少年，到省試，高高中了。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、盤、衣帽、旗匾、盤程，匆匆進京會試，又中了第三名進士。明朝的體統：舉人報中了進士，即刻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陞座，長班參堂磕頭。這日正磕著頭，外邊傳呼接帖，說：「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。」荀進士叫長班抬開公座，自己迎了出去。只見王惠鬚髮皓白，走進門，一把拉著手，說道：「年長兄，我同你是『天作之合』，不比尋常同年弟兄。」兩人平磕了頭，坐著，就說起昔年這一夢：「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。將來同寅協恭，多少事業都要同做。」荀玫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，只是記不清了，今日聽他說來，方纔明白；因說道：「小弟年幼，叨幸年老先生榜末，又是同鄉，諸事全望指教。」王進士道：「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買的？」荀進士道：「正是。」王進士道：「這甚窄，況且離朝綱又遠，這裏住著不便。不瞞年長兄說，弟還有一碗飯喫，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。年長兄竟搬到我那裏去住；將來殿試，一切事都便宜些。」說

罷，又坐了一會，去了。次日，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。傳臚那日，荀玫殿在二甲，王惠殿在三甲，都授了工部主事。俸滿，一齊轉了員外。

一日，兩位正在寓處閒坐，只見長班傳進一個紅全帖來，上寫「晚生陳禮頓首拜」。全帖裏面夾著一個單帖，上寫著：「江西南昌縣陳禮，字和甫，素善乩仙神數，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」。王員外道：「長兄，這人你認得麼？」荀員外道：「是有這個人。他請仙判的最妙，何不喚他進來請仙，問問功名的事？」忙叫：「請。」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，頭戴瓦楞帽，身穿繭紬直裰，腰繫絲絛；花白鬚鬚，約有五十多歲光景。見了二位，躬身唱諾，說：「請二位老先生台座，好讓山人拜見。」二人再三謙讓，同他行了禮，讓他首位坐下。荀員外道：「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，弟卻無緣，不曾會見。」陳禮躬身道：「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；因前三日，純陽老祖師降壇，乩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。那時老先生尚不曾高發，天機不可洩漏，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。」王員外道：「道兄請仙之法，是何人傳授？還是崇專請純陽祖師，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啟請？」陳禮道：「各位仙人都可請。就是帝王、師相、聖賢、豪傑，都可啟請。不瞞二位老先生說，晚生數十年以來，並不在江湖上行道，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。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，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，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，請仙問其吉凶。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祖來，批了『七日來復』四個大字。到七日上，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，只罰了三個月的俸。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，那乩半日也不得動。後來忽然大動起來，寫了一首詩，後來兩句說道：『夢到江南省宗廟，不知誰是舊京人？』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，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，連忙焚了香，伏在地下，敬問是那一位君王。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個字道：『朕乃建文皇帝是也。』眾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。所以晚生說是帝王、聖賢都是請得來的。」王員外道：「道兄如此高明，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？」陳禮道：「怎麼斷不出來？凡人富貴、窮通、貧賤、壽夭，都從乩上判下來，無不奇驗。」兩位見他說得熱鬧，便道：「我兩人要請教，問一問陞遷的事。」那陳禮道：「老爺請焚起香來。」二位道：「且慢，候喫過便飯。」

當下留著喫了飯，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、乩筆，都取了來擺下。陳禮道：「二位老爺自己默祝。」二位祝罷，將乩筆安好。陳禮又自己拜了，燒了一道降壇的符，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乩筆；又念了一遍咒語，燒了一道啟請的符，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。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，雙手捧著，跪獻上去。那乩筆先畫了幾個圈子，便不動了。陳禮又焚了一道符，叫眾人都息靜。長班、家人站在外邊去了。

又過了一頓飯時，那乩扶得動了，寫出四個大字：「王公聽判。」王員外慌忙丟了乩筆，下來拜了四拜，問道：「不知大仙尊姓大名？」問罷，又去扶乩。那乩旋轉如飛，寫下一行道：「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。」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，說道：「今日二位老爺心誠，請得夫子降壇，這是輕易不得的事！總是二位老爺大福。須要十分誠敬，若有些須怠慢，山人就擔戴不起！」二位也覺悚然，毛髮皆豎；丟著乩筆，下來又拜了四拜，再上去扶。陳禮道：「且住；沙盤小，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，寫不下，且拿一副紙筆來，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。」於是拿了一副紙筆，遞與陳禮在傍鈔寫，兩位仍舊扶著。那乩運筆如飛，寫道：

「羨爾功名夏后，一枝高折鮮紅。大江煙浪杳無蹤，兩日黃堂坐擁。只道驕驕開道，原來天府夔龍。琴瑟琵琶路上逢，一盞醇醪心痛！」

寫畢，又判出五個大字：「調寄《西江月》。」三個人都不解其意。王員外道：「只有頭一句明白。『功名夏後』是『夏后氏五十而貢』；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，這句驗了。此下的話，全然不解。」陳禮道：「夫子是從不誤人的，老爺收著，後日必有神驗。況這詩上說『天府夔龍』，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。」王員外被他說破，也覺得心裏歡喜。說罷，荀員外下來拜了，求夫子判斷。那乩筆半日不動，求的急了，連筆判下一個「服」字。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，又判了一個「服」字。一連判了三回沙，判了三個「服」字，再不動了。陳禮道：「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，不可再褻讀了。」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，將乩筆、香爐、沙盤撤去，重新坐下。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，又寫了一封薦書，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。陳山人拜謝去了。

到晚，長班進來說：「荀老爺家有人到。」只見荀家家人掛著一身的孝，飛跑進來磕了頭，跪著稟道：「家裏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。」荀員外聽了這話，哭倒在地。王員外扶了半日，救醒轉來；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。王員外道：「年長兄，這事且再商議。現今考選科道在即，你我的資格，都是有指望的。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，再遲三年，如何了得？不如且將這事瞞下，候考選過了再處。」荀員外道：「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，但這件事恐瞞不下。」王員外道：「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，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，明早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早，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。金東崖道：「做官的人，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，只可說是能員，要留部在任守制，這個不妨。但須是大人們保舉，我們無從用力。若是發來部議，我自然效勞，是不消說了。」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。到晚，荀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，悄悄去求周司業、范通政兩位老師，求個保舉。兩位都說：「可以酌量而行。」

又過了兩三日，都回復了來說：「官小，與奪情之例不合。這奪情，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；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。若工部員外，是個閒曹，不便保舉奪情。」荀員外只得遞呈丁憂。王員外道：「年長兄，你此番喪葬需費。你又是個寒士，如何支持得來？況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如今也罷，我也告一個假，同你回去，喪葬之費數百金，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，這事纔好。」荀員外道：「我是該的了，為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？」王員外道：「考選還在明年。你要等除服，所以擔誤。我這告假，多則半年，少只三個月，還趕的著。」

當下荀員外拗不過，只得聽他告了假，一同來家，替太夫人治喪。一連開了七日弔，司、道、府、縣，都來弔紙。此時哄動薛家集。百十里路外的人，男男女女、都來看荀老爺家的喪事。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，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，拿手本來磕頭，看門效力。整正鬧了兩個月，喪事已畢。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，作辭回京。荀員外送出境外，謝了又謝。王員外一路無話，到京纔開了假，早見長班領著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。不因這一報，有分教：貞臣良佐，忽為悖逆之人；郡守部曹，竟作逋逃之客。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